

巴西政局展望

王建勛

壹 前言

巴西自世界第二次大戰以後，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這段時間，由於顧比雪（Juscelino Kubitschek de Oliveira）總統動用龐大款項展開大規模建設計劃，包括建設新都巴西里亞（Brasilia），而使國家財政受到傷害，造成以後歷屆政府所面臨通貨膨脹惡果。到一九六一年，瓜地羅士（Janio Quadros）接任總統以後，為扭轉通貨膨脹的危機，而擺脫巴西七十年來對美國的依靠，意圖向共黨國家找尋出路；結果不但共黨國家沒有給他多大好處，反而失去美國的助力，瓜氏也在國內各方不滿風暴下去職，由更左傾的副總統古拉（Joao Goulart）接替總統職務。古拉為勞工黨領袖，在其接任總統後，就領導着巴西脫離其傳統的親西方路線，反對制裁古巴，並以中立姿態與蘇俄及共匪拉攏。在內政方面，庇護共黨活動，實行左傾經濟政策，因而在其企圖修改憲法擴大總統權限時，又激起全國上下不滿，觸發軍事政變。至布朗庫（Castelo Branco）與戴西華（Costa e Silva）政府時期，各政治團體對於經過軍事政變所成立的政府極表不滿，因此亦成爲巴西政府有意推行各種改革計劃時的阻力。加以巴西社會與經濟結構尚不穩定，農業與教育仍屬落後，而戴西華總統又重拾顧比雪加速工業發展的措施，包括遷都巴西里亞在內，更加深了巴西的社會問題，特別是通貨不斷膨脹。戴西華政府不得不在穩定貨幣方面採行緊縮政策，亦招致了國人不滿，以致近年來，巴西的政局都在動盪不安當中。

貳 「軍事獨裁」與「民主運動」

巴西人民熱愛民主自由，所以巴西長久以來的政治制度都是遵行民主政治常軌。從古拉建立左傾政權，至布朗庫、戴西華以軍領政，各政黨爲重建民主政治，均熱烈推動國內的「民主運動」。因此在布朗庫就任總統後，首

先就遭到國會的反對，布朗庫乃制定「臨時約法」條款，毅然廢除所有政黨。自瓦加士（Getulio Vargas）總統於一九四五年創始到顧比雪時代爲止的第一大政黨——社會民主黨，它一直領導着巴西的政治，但是在布朗庫廢除各政黨以後，社會民主黨很多議員均遭除籍，並剝奪很多社會黨領袖人物的權利。因此社會民主黨更與政府敵對，並且該黨前總統顧比雪仍集合着該黨伙伴意圖東山再起。另外前總統古拉所領導的巴西第二大政黨——工黨，自古拉垮台以後，亦遭到與社會民主黨同樣的命運，一些屬於工黨領袖人物如古拉及前聖保羅（Sao Paulo）州州長培左拉（Leonel Brizola）、前伯南布哥（Pernambuco）州州長米蓋爾（Miguel Arrdis）都先後逃往國外，但他們對國內政治仍有很大影響。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戴西華未經由直接選舉，而經由國會選舉繼任總統，這些政黨份子更加不能容忍。前瓜拿馬拉（Quanabara）州州長拉斯達（Carlos Lacerda）就聯合了前古拉、顧比雪等一些反對派人物組成「擴大陣線」，公開威迫戴西華總統辭職，並要求舉行人民直接選舉。戴西華總統所領導的執政黨——國家革新黨，亦要求在國家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條件允許下恢復人民直接選舉。在戴西華總統拒絕此項要求以後，執政黨內部亦告分裂。該黨在國會中的一位青年領袖阿爾彌達（Raphael de Almeida Magalhaes）就公開攻擊戴西華總統爲「保守主義」、「軍事獨裁」，並指責由於戴西華總統的「軍事獨裁」，已帶給國家一切威脅。此一情勢的發展，使巴西的國會、政府、軍中一些「民主運動」份子，都響應着反戴西華軍事獨裁的「民主運動」，因而「擴大陣線」勢力大增。

「擴大陣線」的領袖人物拉斯達爲反對前古拉左傾政權，曾發起「民主運動」，而成爲推翻古拉政權最重要人物之一。在布朗庫將軍獲得政權以後，曾允許恢復直接民選，還政於民，但迄至戴西華總統時期，仍未實現諾言

。在戴西華廢業直接選舉，一經由國會間接選舉繼任總統以後，拉斯達就決心再推動「民主運動」。在一九六六年初，拉斯達與前總統顧比雪取得協議，然後他又到烏拉圭與前總統古拉會晤，最後他們決定組織「擴大陣線」，以反對戴西華政府。

然而國內一些工黨份子，在起初顯然並沒有饒恕拉斯達推翻古拉政權的行為，不願與拉斯達結合，意圖恢復工黨的組織。他們聲言，工黨的恢復是試圖解除從古拉總統下台以來所有的錯誤，尤其是要排除美國的資本，以使國家經濟能夠獨立。此外現已逃亡阿爾及利亞的工黨前伯南布哥州長、東北地區人民領袖米蓋爾亦不贊成「擴大陣線」，也有意回到巴西重振工黨。他認為當前巴西正遭到「美帝國主義」的資本侵略，所以主張必須擴大「人民革命」運動，以長期鬥爭來阻止美國統治南美大陸的企圖。工黨份子最後在拉斯達透過古拉及培左拉的影響下，雖同意不再與「擴大陣線」敵對，但仍希望「擴大陣線」接受工黨所有「民族革命」運動的主張。所以此後「擴大陣線」的發展，除了反對「軍事獨裁」外，亦主張反對「美帝國主義」，擴大「人民革命」鬥爭。

「擴大陣線」反對勢力所造成的國內政治不安情勢，在巴西共黨滲透方面就更有機可乘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巴西共黨召開第六屆大會，由卡勞斯（Luiz Carlos Prestes）所領導的親蘇共黨集團，就譴責了「武裝鬥爭」的共黨為「冒險主義」，並且會中決定為配合國內情勢的發展應修改它們的革命路線。他們認為由於國家環境的變遷，「革命鬥爭」必須要採取不同的方法。他們特別指出當前的巴西人民反對「軍事獨裁」，其主要目的仍是在抵制「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巴西共黨在現階段革命鬥爭中，第一個目標，亦就是要聯合各同盟、國會中反對派、民族主義濃厚地區，及所有趨向於天主教改革運動，來從事反獨裁的「民主運動」（註一）。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初，共黨與擴大陣線在行動上，都是爭取廣大羣眾運動，在口號上亦都是主張廢除非常法、總統直接民選、大赦、以及改革社會及經濟結構等（註二）。

對反政府勢力的擴張與威脅，戴西華總統原亦有意舉行談判；然而在第一軍軍長薩爾蒙圖（Syrano Sarmento）影響下的一批軍人却反對讓步。他們認為只有繼續實施軍事統治，巴西經濟才會進步。因此在一九六八年四

月七日，戴西華政府就宣佈「擴大陣線」為非法，自此，無論是巴西共黨或「擴大陣線」，在理論或行動上，就逐漸結合成一種所謂「人民革命」運動。

叁 天主教與「人民革命」運動

巴西為世界最大天主教國家，天主教徒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九十。由於巴西天主教會一直遵循歐洲天主教會的教義來發展，且其作風亦極保守。近年來，因巴西東北地區落後，人民生活困苦，在東北地區的一些青年神父就主張教會應贊助窮人，並鼓勵他們從事「政治革命」運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巴西東北地區總主教埃爾德（Mgr Helder Camara）就公開聲明，指出巴西東北地區人民在少數大地主剝削下，飢餓與貧窮，已達無法生存地步，並稱巴西政府如再缺少果斷行動，或繼續拖延，勢必將被那不可避免之「革命」所淹沒。在巴西的工業中樞聖保羅區，由於通貨不斷膨脹，影響外資數額不斷下降。加以一九六四年以後國內政治動盪不安，國內資金亦向國外逃避。此外由於美國在巴西的資本過份發達，亦使聖保羅工業感受不能競爭的威脅。結果聖保羅工業首先受到嚴重打擊，很多工業都面臨倒閉邊緣，並且失業人數亦跟着增加。因此聖保羅區一些神父亦就經常支持工人從事示威活動。該地區主教巴地斯塔（Mgr Antonio Batista）亦聲明反對「軍事獨裁」，要求恢復民主，並反對美國資本主義。聖職界的言行，在經過報紙的傳播（註三），巴西各教區的聖職人員以及教徒們就表示願意支持巴西人民基於一種「正義」的革命運動。

一九六七年七月廿五日，聖保羅教區十位神父又掩護了已被禁止活動的「巴西全國學生聯合會」，在聖保羅郊區某神學院秘密召開第廿九屆年會，參加有全國各地三百五十七位學生代表。在六天會議中，他們決議反對「軍事獨裁」、要求恢復民主。另外他們還決議在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行動中，爭取國際間的合作，更主張巴西青年應結合人民武裝鬥爭，以爭取革命運動的勝利。所以事後這十位神父都遭到巴西政府的拘捕，而使得巴西天主教反政府活動發展成爲政、教間的直接衝突（註四）。在這次衝突以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總主教埃爾德亦領導東北地區十二位主教在勒西非集會，會後指責巴西政府沒有「正義」，並表示他們不能漠視在特權掩蓋下的那些難

以忍受的制度。

這對戴西華政府來說，天主教所推動的革命浪潮，已產生了嚴重的威脅。戴西華為壓制天主教反政府活動，一方與天主教方面舉行談判，一方不斷拘捕從事顛覆的天主教徒。但是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司法部以煽動巴西東北地區人民暴亂的罪名，對埃爾德總主教提出傳訊，更引起天主教聖職人員的激憤。首先就有東北地區一些神父在勒西菲領導羣衆示威，四月，里約熱內盧兩位總主教卡賽路(Mgr José de Casero Pinto)及阿達姆(R. P. Vicente Adamo)亦向司法部抗議以「安全法」及「緊急法」拘捕聖職人員及教徒，並要求巴西政府應保障宗教的獨立。在此一政、教間情勢緊張中，較為溫和的巴西天主教會議主席、紅衣主教路西(Mag Agnel Rossi)就向巴西天主教會聖職人員提出：天主教應在基本事物中統一、在所有討論中自由、以及對所有統治者慈悲」的口號。但是他仍聲言在巴西天主教會尊重政府的原則下，堅持宗教在政府若干措施中應保持獨立，這就是說拒絕巴西政府對聖職人員任意拘捕。

但是自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在羅馬舉行的歷屆世界天主教會會議所擬具的各種改革，尤其是自大公會議召開後兩年多以來，拉丁美洲天主教就有着一種新趨向，那就是對傳統的教會制度均加以革新。在此一新運動當中，一些激進的聖職人員，鑑於窮人們在意識上反抗「支配階級的剝削」問題的日愈嚴重，以及那些在混亂情況中受難者的要求，更主張打破教會傳統，走出天主教大門，而冒險介入到「人民革命」運動當中(註五)。因此，在巴西天主教方面，其對「社會領域間」，支持「人民革命」的呼聲愈來愈高，人數愈來愈多，尤其那些激進的青年神父，更逐漸形成一個左派組織——「人民行動」(Action Populaire)。它單獨領導學生與工人從事革命運動。現在這一個組織已經被從事武裝鬥爭的共黨所滲透，聲言武裝革命鬥爭是唯一的革命路線，因而強調經濟癱瘓，組織罷工，和城市中的恐怖活動(註六)。

去年八月，羅馬教皇保祿六世準備前來拉丁美洲主持「聖體大會」的時候，在巴西天主教會方面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總主教埃爾德領導幾十位神父上書教宗，要求保祿六世對於巴西天主教支持「人民革命」一事，不要加以譴責。那以前在七月間召開的第九屆巴西天主教會會議中，就有三百五十位神父

共同起草一個文件，指出由於巴西天主教會的傳統，聯合特權階級，輕視貧苦大眾的作風，使教徒們遠離了教會。所以他們聲言天主教會的結構應該澈底改革，主張各教區主教應由選舉產生。神父、教士可以結婚，並允許聖職人員參加教區中的工會組織和示威活動。

肆 學潮後的共黨武裝勢力擴張

民主運動、宗教改革運動，經過共黨的推波助瀾，而使巴西所有反政府勢力都逐漸變質成爲一種支持所謂「人民革命」的力量。尤其那些激進的聖職人員，在不斷增長中的「暴力革命」思想上，更助長了共產主義「階級鬥爭」與「社會革命」的風潮，其影響所及，巴西青年就被以「暴力」來解決問題的方式所吸引了。所以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卅一日，由於里約熱內盧一項小規模的學生請願活動，在警察誤殺一名中學生以後，就引起了巴西大規模的學生暴動。巴西政府實施軍事鎮壓以後，學生暴動就由里約蔓延到聖保羅、哥以安尼亞(Goiânia)、愉港(Porto Alegre)、斐羅賀利頌地(Belo Horizonte)、福地利薩(Fortaleza)等各大城市。他們高呼打倒「軍事獨裁」，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口號。在軍隊佔領各大城市以後，示威的學生會與軍隊發生衝突。在六月一日，里約熱內盧已有五人死亡，一百五十人受傷。在學生方面來說，他們的憤怒已經不再是示威可以發洩的。在他們遭到軍事鎮壓以後，所有反對派，尤其是共黨都支持了學生暴動。教會以教堂庇護學生，並抗議政府的鎮壓。「擴大陣線」領袖拉斯達聲言學生的行動是合法的，並譴責軍方對學生的拘捕。此外學生示威活動亦獲得人民的同情。當學生示威遊行時，很多商店的雇工及人民亦參加到他們的行列，引起了一種近似革命的狂潮(註七)。學生領袖波里米哈(Vladimir Palmeira)在里約被捕以後，學生就更採行了「暴力」活動。

在巴西學潮中，學生原亦分成兩派。一派是以波里米哈爲領袖，他們誇大經濟危機、主張自由改革；但他們反對接近蘇俄、古巴、及共匪，而強調真正的「民族主義革命」。另一派是以達瓦薩斯(Luiz Travassos)爲領導，他們反對與政府談判，誇耀「暴力」是唯一推翻獨裁的方法。根據巴西政府對學生暴亂的譴責，顯然後者一派的學生，已被主張武裝鬥爭的巴西共黨所利用。據巴西政府的統計，從學生暴亂開始到七月底止，就有卅六個從事

投炸彈的暴徒被捕。在里約曾發生十七次暴徒恐怖事件，在聖保羅州有四十次，在其他地區有廿次。而其中很多都是由主張武裝鬥爭的巴西共黨夾雜在學生暴亂中所造成的。

這支利用了學生暴亂的武裝叛亂組織，是由親共匪的馬漢哥拉（Carlos Marighola）所領導。他現年五十七歲，父親是義大利人，母親是巴西黑人。他是巴西共黨激進派的代表。他十六歲時，就被瓦加士政府所監禁。一九四五年大赦以後，他當選了巴西共黨的委員。一九四五年，巴西共黨被禁以後，他轉入地下。其後他不斷與共匪及古巴秘密來往。一九六八年八月，他前往哈瓦那參加「拉丁美洲人民團結組織」會議的時候，就與巴西「正統派」共黨斷絕了關係。他主張暴力游擊戰和所有恐怖活動。在巴西學生暴動過程中，他曾坐鎮指揮（註八）。

所以在巴西學生暴亂以後，使長期在巴西軍方不斷清剿下，已形極小而破碎的巴西武裝共黨，經過四年的隱匿，現在又有蠢動的迹象。而巴西官方亦表示，從事武裝顛覆的共黨已利用了學生的騷亂，來增加他們叛亂的勢力。因為在四年前，「巴西全國學聯會」曾受到國際共黨的支援，在一九六四年軍事政變以後，巴西軍事法庭對幾十名共黨領袖判處監禁，使共黨幾乎消滅，而今經過一場學生騷亂後，共黨的叛亂勢力，又恢復到四年前的狀況。

由於巴西共黨暴力活動的增加，戴西華總統乃加強了巴西五十個都市的軍事防衛。另外由陸、空軍以及一些極右派的學生又組成了一支極右派的「突擊隊」，積極打擊共黨暴徒。因而在巴西目前極右派與極左派間的鬥爭，其所造成的恐怖與混亂，幾乎與中美洲的瓜地馬拉情形一樣（註九）。儘管巴西有這支極右派反共組織；但共黨暴動仍是照舊，並且共黨的武裝叛亂在鄉村中已形成了游擊戰。根據巴西國防部證實，目前在巴西東北地區就有四萬名共黨游擊隊。（註十）

伍 軍事統治後的政局展望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戴西華總統召集一個包括三軍首長、軍事法院、及政府高級人員的會議，就巴西學潮所帶給國家的嚴重情勢進行會談。會中戴西華總統提議不再採取非常措施來結束繼續發展中的學生騷亂，會後聲明巴西政府基於學生的要求，保障他們的集會權利，但不允許示威組織，以

及另外一些妨礙國家安全的行動。所以此後雖然學生仍堅持恢復民主制度，主張一九七〇年舉行大選，但顯然的大規模學生騷亂情勢已逐漸緩和下來。然而到九月二日，反對派的國會議員阿爾維斯（Marcio Moreira Alves）在國會發表演說，攻擊巴西政府在學潮期間拘捕學生，指責軍方的鎮壓已帶給國家嚴重威脅，呼籲學生拒絕參加九月七日的國慶遊行，激怒了軍方，軍方要求戴西華總統，對阿爾維斯施以制裁。惟對國會議員的傳訊或審判必要經過國會同意，所以戴西華總統不得不以壓力迫使國會投票通過。但在十二月十二日國會表決時，出席議員三七二人，投反對票者二六人，而被否決。其結果不但使政府與軍方之威信受到打擊，並暴露了執政黨在國會中之多數亦不足恃。因此軍方就迫使戴西華總統召開國家安全會議，決議頒佈第五號「制度法」（Ato Institucional No. 5）（註十一）。十二月十三日國會被解散，很多報紙都被封閉，「擴大陣線」領袖份子顧比雪及拉斯達等亦均被捕，並且停止所有反對派人物的政治權利。所謂「制度法」，是可以不定期封閉國會，可以宣佈全國戒嚴，可以停止人民一切權利，可以沒收人民財產及對法院採取行動的特殊法律。所以在這個法令頒佈以後，實際上，整個巴西已在「軍事監督」之下。

經過一年來的國內混亂情勢，終于無法避免軍方的介入，而造成此次巴西軍方又一次近似政變的舉動。在學生暴亂期間，戴西華總統一直主張採取談判的方法來解決各種危機；但因很多地區保守的軍人不肯讓步，堅持主張對反對派採取鎮壓。尤其是「擴大陣線」，在八月三日被宣佈為非法以後，實際上它並沒有停止反政府活動，以致使巴西政治無法遵循其傳統的和平與妥協方式，在合法範圍內來解決各種危機，所以最後阿爾維斯事件，就成為軍方要實行徹底控制的導火線。

在這次軍方發動政變以後，就改組了所有行政組織為軍事體制，就如戰時內閣一樣。然而巴西局勢迄今並未由軍事政變穩定下來，所以自軍方掌握政權三個月來，再進行大規模的整肅，解除了三個聯邦官員和九十二個政府官員的職務。在戴西華總統所主持的國家安全會議召開以後，聲明仍將有新的整肅行動出現（註十二）。然而不斷實施鎮壓的效果，即使反對派勢力暫時遭到壓制，但是當前巴西所面臨的經濟危機，以及天主教所支持的「人民革命」運動，對戴西華政府來說，仍是隱憂重重的。譬如在經濟方面，儘管

戴西華總統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曾誇耀巴西經濟已經「起飛」，表示巴西在過去一年當中，通貨膨脹率已從41.1%跌到25.5%，國民生產提高了5%，自造的貨船增加了一六七艘，國家儲備金亦達到五億美元；但是巴西在經過一九六八年一年的動亂以後，通貨膨脹又增了23%。並且由於巴西不斷擴充軍備，美援會被削減，現在又由於美國不滿意巴西軍方獨攬政權，關閉國會的行動，而聲明將停止對巴西的援助。這些都加深了巴西經濟惡化中的情勢。加以巴西在軍事統治下，預料外資將更加短缺，而已在倒閉邊緣掙扎的聖保羅工業，亦將受到嚴重打擊。所以今後巴西的經濟問題，將是戴西華政府最大難題（註十三）。巴西天主教會方面認為巴西政局的混亂，主要是由於政府拒絕實行直接選舉，還政於民所致。軍方則將此一責任完全放在共黨和外國支援顛覆方面，認為必須繼續實施軍事管理。所以天主教一些激進的聖職人員仍要求軍事政府恢復民主。此外，東北地區的落後與貧苦，是巴西嚴重問題的縮影，亦是天主教得以展開政治活動的原因。

總之，天主教的進攻，使巴西的政局更爲晦暗，這對戴西華政府來說，當然是一個嚴重危機。在整個拉丁美洲來說，巴西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自一個友人的立場深望在晦暗之中重現光明。

註一 參閱1968, 4/1, *Le Monde* (巴黎世界報)。註二 參閱 1968,

赤道幾內亞近

貌

沈鈞傳

近三十年來，西班牙和歐洲大陸的關係相當隔膜，其所屬的非洲殖民領土，也很少爲世人矚目，直到去年十月赤道幾內亞共和國誕生，這塊被人遺忘的西屬領地才受到重視。去年十月十二日，赤道幾內亞共和國獲得獨立，成爲世界上第二十一個西班牙語系的國家，也是黑色非洲國家中唯一操西班牙語的獨立國家。該國在獨立前一直未被重視，且西班牙殖民當局曾壟斷該國的開發和投資，因此赤道幾內亞，在政治上始終是塊「黑暗」的領土。獨立後的西屬赤道幾內亞已成爲世界上第一百三十三個獨立國家，並加入聯合國，爲第一百廿六個會員國。

地理環境

7/2, *Le Monde*。註三 *Journal do Brasil* (巴西日報), *Estado de Sao Paulo* (聖保羅日報), *Rio Ultima Hora* (里亞日報) 等各大報經常刊登所有反對派的言論。註四 參閱1967, 5/8, *Le Monde*。註五 參閱本刊八卷二期拙著「拉丁美洲動盪不安中的天主教大會」一文。註六 參閱1968, 30/7, *Le Monde*。註七 參閱1968, 29/12, No.911, *L'express* (法國新聞週刊)。· (Brazil *L'occident Chrétien Contre la décadence*) 一文。註八 參閱1969, 13/1, No.914, *L'express*。註九 參閱本刊七卷七期拙著「瓜地馬拉共黨動亂」一文。註十 同註七。註十一 巴西之憲法，除憲法典及憲法修正案外，尚有具有憲法效力之法律。此即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巴西軍事政變推翻古拉政權後，於四月九日由軍方以「革命最高統帥部」名義所頒佈的「制度法」(*Ato Institucional*)。該法計十一條，其內容均係非常時期之權宜規定，對憲法頗多限制與變更。此後布朗庫總統又頒佈第二、三、四號「制度法」，惟自戴西華出任總統並於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頒佈新憲法，此一非常法已屬無效。所以現在頒佈之第五號「制度法」，仍是前布朗庫總統時期非常法之繼續。註十二 1969, 5/3, 香港時報。註十三 參閱本刊七卷六期拙著「巴西工業發展與政治動向」。

赤道幾內亞共和國，面積二萬八千零五十一平方公里，包括兩個完全不同的區域：一部份爲里奧慕尼(Rio Muni)，位於非洲大陸，佔地二萬六千零一十七平方公里，位處喀麥隆和加彭兩國之間。里奧慕尼除大陸部份外，還包括科里斯科島(Corisco)，面積十四餘平方公里；大艾洛俾島(Elobey Grande)，面積不及三平方公里；小艾洛俾島(Elobey Chico)，面積約二百平方公里。另一部份是位於比亞弗拉灣(The Bay of Biafra)中的費南度波島(Fernando Poo)，面積共二千零三十四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大小兩個島嶼，大島名費南度波，面積二千零一十七平方公里；小島名安諾邦(Annoban) 面積十七平方公里。里奧慕尼的人口，在一九六〇年統計，爲十八萬三千零七十七人，今天似達二十二萬人左右；費南度波的人口，